

教育人文学术丛书



教育即解放

张 琨 著

——弗莱雷教育思想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

教育人文学术丛书

教育即解放
——弗莱雷教育思想研究

张 琨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即解放——弗莱雷教育思想研究/张琨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4

(教育人文学术丛书/刘铁芳主编)

ISBN 978-7-5334-4979-7

I. 教… II. 张… III. 弗莱雷, P. (1921~1997) —教育思想—研究 IV. G40-097. 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3004 号

教育人文学术丛书

教育即解放——弗莱雷教育思想研究

张 琨 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26971 83733693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fep.com.cn)

印 刷 福州晚报印刷厂

(福州市西洋路 4 号 邮编: 350005)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59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4979-7

定 价 24.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教育人文学术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

钱理群 劳凯声

编 委

金生铉 石中英 刘铁芳 刘良华

刘云杉 李政涛 孙传钊 王凌云

执行主编

刘铁芳

总 序

教育乃是精神成人的宏伟之事业，教育的根柢首在立人。教育的人文旨趣，其根本正在于对教育之作为立人伟业的殷殷守护。倡导教育人文，不仅在提升日常教育生活的品质，也在谋求整体教育实践精神的生长生成；甚至，从更深远的意义而言，乃在于谋求国民人格精神旨趣的提升与超越。“教育人文”不仅是理想世界的教育精神镜像，更是一种当下教育实践的踊跃姿态，是当下教育实践的人文姿态之可能性的发掘与显现。

学术之名，既在按章论节，煌煌巨构，同样存在于绵密幽微的精耕细作之中。本丛书冠以“教育人文学术”，旨在悬置时下的教育言说范式，力求以文化的、心灵的、生命的敏锐触角，去细密地探究当下中国社会的教育人文机理。在此，我们

试图传达这样一种心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们期待的教育人文学术，乃是以理性探究与审慎言说回应当下中国社会深层的教育问题，力求避免教育学术的自话自说，保持教育人文学术对当下教育现实的生动的张力。

教育人文建设是一项扎根培元的事业，它需要我们立足长远，有开阔的视野，免于浮躁和激进，撇开大而全的体系化言说语式与整体性、替代性的言说姿态，直面教育的基本问题，踏踏实实地回到教育的原点，重温经典，探寻当下教育的深层肌理，夯实现实教育的思想根基。

我们深知，教育文化精神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完成当下教育精神的转换，我们所需要的也许是几代人的努力。所以，对于当下的教育思想志业而言，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如何秉承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传统，赓续中国现代教育的思想薪火，同时旁借西学人文思想资源，激活当下教育的思想空间，一点一滴地培植教育实践的内在精神。

我们深知，个人的力量是绵薄的，但只要我们是不断地接近教育的原点，敞开对当下教育基本问题的应答，怀抱愚公移山之志，我们就会在教育思想的路上，执著地前行。

先人有言：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刘铁芳

2008年3月

前 言

20 世纪“被压迫者教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保罗·弗莱雷(Freire, P.)(1921 ~ 1997)是一位勇于实践、勇于创新,有独到见地的教育家。弗莱雷是巴西当代的教育家。他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广泛开展了富有创意的教育实践研究,提出了具有发展中国家特色的教育理论。他还在发达国家进行演讲、从事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带来了教育改革的浪潮。弗莱雷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发达国家的教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被誉为“20 世纪下半期最著名的教育家”。他还被认为是自赫尔巴特、杜威以来,教育理论史的“第三次革命”的开创者和实施者。到

1996 年为止，美洲和欧洲共有 29 所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弗莱雷在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中获得过荣誉和奖励。他的代表作《被压迫者教育学》被译成 20 多种文字，仅英文版就发行了 75 万册。“一本讨论教育问题的书有如此深远和持久的反响，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1〕}

弗莱雷所处的巴西经历过激烈的政治变革，当时的社会内外交困，教育几乎陷于瘫痪状态，而弗莱雷被迫流亡，身心俱损，但是凭着一个知识分子良心与责任，弗莱雷不得不用手中的笔作为武器，试图唤起被压迫者的意识。他不是像屈原那样仰天长叹“世人皆醉我独醒”，而是用他的思想武器摇旗呐喊，让沉睡中的人随他一起醒来，这样才能使无数被压迫的人获得新生，使教育重获新生。在流亡期间，弗莱雷直接提出“教育即政治”的口号，目的是希望通过教育让人们认识自己与社会，从政治上来解放自己；他所进行的成人扫盲教育就是要“沉默文化圈”的“边缘人”勇于表达自己的心声，从文化上来解放自己；他提出“解放教育”或“提问式教育”，目的就是要将教师和学生从“驯化教育”或“银行储蓄式教育”的教学模式中解放出来；他提出种种教育哲学，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教育之船把人载向自由的彼岸，从此大彻大悟，获得真正的解放。用涂艳国教授的话来说，弗莱雷的教育学是“一种世俗的解放神学，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的教育学，是为人的自身解

〔1〕〔巴西〕保罗·弗莱雷著，顾建新等译：《被压迫者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放作斗争的解放教育学”。^{〔1〕}

弗莱雷走过了岁月的沧桑，经历了种种变革，他参与了各种教育改革，实践着自己的理想，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从这位教育躬行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教育改革的艰难，教育不是简单地照搬他国的理论与模式，如果不深入地实践，不学习弗莱雷那种勤于思考、大胆创新的精神，我们很难有自己的特色理论，在实际中，我们也很难做到“以人为本”。

弗莱雷是第三世界教育领域里的一朵奇葩，他思想的深邃与丰富使无数的思想者和改革家竞折腰。可惜的是，我国目前对弗莱雷的教育思想研究少之又少，除了中译本的《被压迫者教育学》、《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之外，再无其他有关弗莱雷的著作译本（当然这也涉及到教育以外的问题，如版权问题）。而《被压迫者教育学》只是弗莱雷早期的一部作品，并不能完全反映弗莱雷整个的教育思想体系。弗莱雷一生著作颇丰，独著的，与人合作的，有17部之多（不包括他的论文）。同时，围绕弗莱雷仅有的翻译文本所进行的研究也是非常有限性的，它们大多是围绕弗莱雷较为激进的思想进行阐发，对弗莱雷后来的思想发展以及成熟的教育理念并未涉及。而国外对弗莱雷教育思想的研究已是如火如荼，这本身就说明了弗莱雷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性”。

回顾20世纪国际教育思潮以及教育理论的研究，我们会发现，研究发达国家教育的著作比比皆是，人们热衷于研究西

〔1〕 涂艳国：《从“被压迫者教育学”看教育学的原创性》，《教育研究与实验》，2004年第1期。

欧以及美国的教育理论，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研究却是寥寥无几。其实，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情境与我們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关注和挖掘他们的教育思想也许对我们有着更为切实的意义。弗莱雷丰富的教育思想与有效的具体建议不仅对我们的现实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他本人所折射出的智慧与仁爱的光芒也能时时促使我们去更好地体会教育的真正涵义。

目 录

第一章 直面压迫的现实：弗莱雷解放教育思想的缘起	1
一、乱世的哲思	1
二、来自永不枯竭的源泉	11
第二章 被压迫者教育学：意识的解放	25
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解放	25
二、解放是一种行为	41
三、革命总是文化的	51
四、教育不是储蓄	58
第三章 希望教育学：教学的解放	67
一、希望是荒漠中的甘泉	68
二、希望是民主教育的摇篮	82
三、民主教师：希望教育的擎旗者	93

第四章 自由教育学：人性的解放	102
一、自由是人的本性	105
二、自由不是神话	114
三、人性教育是自由的此岸	120
第五章 实践出真知	144
一、横扫巴西	144
二、行走于他国	152
三、归国改革	154
四、成功源于理念	161
第六章 执前人之道，以御今之有	172
一、教育的起点是人的生命	173
二、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181
三、走向对话与交往的时代	189
四、教育不仅仅要走向生活	201
结语：一个教育者的生命姿态	211
主要参考文献	215
后记	220

第一章

直面压迫的现实：弗莱雷解放教育思想的缘起

一、乱世的哲思

伟大的思想往往来源于丰富的心灵和对现实痛苦的思索。一个动荡的年代可以销毁人的意志，混淆人的判断，却遮蔽不了智者的光芒，抵挡不住勇敢者的心。越是被压迫，越要于绝壁中长出希望之芽；越是痛苦，越要找到自由的生命之光。弗莱雷，这位饱经风霜的战士，带着他所有的情感和对人性的关爱向我们走来，述说着他的故事。

（一）教育就是要关心人民的疾苦

保罗·弗莱雷（Freire, P.）于1921年出生于巴西。那是一个不平静年代，一个充满了压抑与迷惑的年代。从小就饱尝饥饿滋味的弗莱雷从童年时期开始，就决心一生与饥饿作斗争。成年后的弗莱雷不仅关注教育的问题，而且更关心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

弗莱雷的教育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这一时期的巴西正处于过渡转型时期，向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迈进。新旧之间的生活方式、表现行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矛盾日益突出。巴西从一个“封闭社会”逐步走出来，带着过去旧有的固执的烙印踏上新的征程，不断地寻找新的主题。在旧体系土崩瓦解的过程中，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如巴西的非自治状态就引发了文化异化的主题。精英分子和群众还没有融入社会现实中：精英们凌驾于现实之上；而群众则被湮没在现实之中。精英的任务是灌输外来文化模式；群众的任务则是顺从，由精英领导，永远处于底层的位置。

而当时的教育也深受时局的影响。截至1964年为止，巴西的失学儿童大约有400万，14岁以上的文盲大约有1600万，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民主的进程。从1964年起，巴西处于军人统治时期，国家政体的改变，极大地影响了教育的发展。

年轻时的弗莱雷热爱教育，还在中学任教时，他就对语法和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他以后的扫盲识字、拼读音节训练打下了基础。他尝试着与学生进行对话教学。弗莱雷认

为一开始就要与学生进行对话，不仅要给学生讲解，而且还要激励他们进行批判地思索。

除了在学校工作以外，弗莱雷还与工会有密切的接触。弗莱雷在社会工业服务社担任主任时，便采取了民主、开放和自由的管理方式。在社会工业服务社的幼儿园和学校里，弗莱雷设法让学生和家长参加有关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和学生一起讨论就是在考虑他们的社会和家庭环境。而像营养不良、童工之类的问题只有通过学生家长的参与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弗莱雷也鼓励工人通过对话和讨论解决自己的难题。在此期间，弗莱雷直接接触了城市中的许多穷人，在与他们进行的亲切交谈中，弗莱雷了解到了他们的思想。因为童年时的苦难经历，弗莱雷深深同情并关注贫苦人的生活，并意识到教育对改变社会的重要性。这些活动使得弗莱雷将教育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他意识到教育就是要关心人民的疾苦，促进社会的改良。由于弗莱雷采取的是一种民主自由的管理方式，因此受到批评而辞去此职。

弗莱雷和艾尔莎结婚后，又参加到累西腓市中产阶级家庭中成立的天主教行动小组里。他们看到基督教教义和穷人生活方式的矛盾，思想受到强烈的冲击，他们成立了一个与穷人和文盲合作的委员会。弗莱雷这一时期的工作使他对基督教神学思想的认识有了一个转折性的改变。他后来一反传统的神学思想，提出了一种“解放神学”，他反对将现实进行神化，认为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和上帝一起通过改变不公正的社会来完成创世。

这一时期的弗莱雷在与群众交往的过程中，对教育逐渐有

了深入的理解，他认识到书本上的知识必须与人民的智慧结合起来。教育必须关心民众的生活，教育不应该只局限于学校之内，教育不是只发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而应该和更广大的民众联系起来。虽然弗莱雷也遭遇了被迫辞职的挫折，但是这个时期的他充满了乐观和理想主义。

（二）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20 世纪 60 年代的巴西局势动荡不安，无数的改革运动蜂拥而至，社会学家、共产党、学生、工人领袖、人民党党员、基督好战分子都在寻求各自的社会、政治目标。在这个全国情绪高昂的时刻，弗莱雷成为累西腓大学文化发展部的第一任主任，将扫盲计划推向东北部成千上万的农民。

1961 年，在累西腓市长的邀请下，弗莱雷开始参与该城市的扫盲工作。1962 年在阿黑谷斯、北里奥格兰德的扫盲运动中，弗莱雷在 45 天之内就让三百多名农民工人学会了读和写。扫盲工作者通过与农民、工人接触，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便能够找出与他们相关的原生词，这些词都是来源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实践。每一个词都与生存问题或决定经济状况的社会因素相联。主题就从这些词当中产生（如工资、政府之类的词），然后“文化圈”的这些工作者将这些词进行编码和解码。读写便植根于农民、工人的生活经验当中，成为意识斗争和革命实践的一部分。通过这一扫盲运动，工人和农民便可以改变自己“沉默文化”的现状，成为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中坚力量。

弗莱雷认为扫盲教育不仅仅是识字，还要识世。教育不是止于课本，而是要与民众的生活相结合，以人们的经验为起

点。弗莱雷极不满意传统的扫盲方法——这种方法假定师生之间是一种专制的关系。弗莱雷还发现传统的初级读本里充斥着一种偏见，这种发现使得他拒绝使用事先准备好的读本来进行扫盲教育。真正的教育应提高人们的意识水平，使人觉悟，使人认识自己与社会。弗莱雷的扫盲教育不仅是要受教育者掌握读写技能，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意识到作为改造现实的人所应有的权利和能力。弗莱雷这个阶段的扫盲还仅仅是以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认识的，并未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去分析，与后来的扫盲改革运动相比，这一时期的扫盲运动更多地充满了教育上的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

（三）教育即解放

正当扫盲工作全面铺开时，1964年巴西发生了军事政变，巴西军队推翻了民主选举的联邦政府，所有的进步运动都受到镇压。弗莱雷因其“颠覆性”活动而被捕入狱。他被囚禁了70多天，不断遭到审问和指控。在狱中，他开始写第一部重要的教育著作《教育：自由的实践》，最后流放智利才完成。随后，弗莱雷被巴西军政府驱逐，被迫流亡16年，其间一般人所忍受不了的屈辱和磨难却造就了一个革命者的心灵。《被压迫者教育学》由此而诞生了！

长期的流亡生活虽动荡不安，却为弗莱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弗莱雷在智利呆了将近五年的时间，其间担任农业改革培训研究所的顾问。1969年，弗莱雷应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离开拉丁美洲，赴哈佛大学任“发展和教育研究中心”的教授以及作“发展和社会变革研究中心”的会员。当时的美国